

邓燕婷

著

# 为爱

2005

I24

112)-C1

# 为爱分手

邓燕婷

著

B5H33/03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为爱分手/邓燕婷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7. 8

ISBN 7-5063-1179-8

I. 为… II. 邓…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N.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8229 号

## 为爱分手

---

作者: 邓燕婷

责任编辑: 陈 华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封面题字: 古 灵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65005588 转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交通印务实业公司/01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40 千

印张: 6.75

插页: 2

印数: 001—10100

版次: 199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179-8/I·1167

定价: 11.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目 录

1. 奶奶死了 ..... (1)
2. 谁是我爷爷 ..... (19)
3. 拉萨一夜 ..... (30)
4. 森林里的小木屋 ..... (43)
5. 逃婚 ..... (55)
6. 那个心爱的人出现了 ..... (69)
7. 见血 ..... (80)
8. 偷心 ..... (91)
9. 没有奸情 ..... (104)
10. 让灵魂永久占有 ..... (121)
11. 美丽的大柏树 ..... (135)
12. 归去来兮 ..... (152)
13. 九龙沦陷 ..... (161)
14. 疯了也不知道 ..... (172)
15. 为爱分手 ..... (186)

## 1 奶奶死了

韦迪正在苹果电脑前埋头埋脑地设计一只猫。他不明白那个香港奶粉商何以要用猫来作奶粉的标志。但老板整天都说客户是皇帝，他自己也是努力服务好皇帝的一个仆人，那么屈指一算，韦迪他们一伙就更是仆人的仆人了，除了事事“YES”，还有什么可说的。

用业务部经理陈奕的话来说，面对那些自以为是，只有钱没有脑的地产商或暴发户之流，要学会忍 IQ 的大辱，以负生存的大重。

陈奕是来自北京名校的哲学硕士生，他原来刚直不阿的性格尚可为迎合时代需要而折腰，韦迪这些美院装潢设计专业培育出来的工匠，有什么道理有什么资格不按客户的意图办事？

说实在的，陈奕说人家地产商有钱没脑也不贴切，不然那第一桶金是怎么找回来的？只不过是此脑不是彼脑。不要过于酸，不然流于刻薄。那边点头哈腰地送走人，茶还冒着热气，这边就指着那人的脊背恶言相向，说人家“依着……”、“仗着……”等等。不知这个依着与仗着升华到理论上，也是公共关系学的一部分，不然就是神学

里的轮回，此人前世的造化，降福到今生，所以别跟命运搏斗。

韦迪做事情一定要通，想通想透了，明摆着无法抗争的，就默默地屈从。在屈从的那个有限的空间，尽量发挥自己，留住一点有限的乐趣吧。

他在无数本彩印画报上收集了一大堆五颜六色的猫，经过他自己严密的筛选，留下13只精壮灵活抑或是娇媚可人的，然后一只接一只把它们扫进电脑里。

最后，他在一只脖子上长着项链一样的一道花纹的小花猫身上下功夫，给它在两个耳朵中间系上一只黄色的大蝴蝶结，在“项链”的悬挂坠子的地方把圆型的商标拉上去，在边线上镀上一层银粉，让它远看像一颗能在暗夜里闪闪发亮的珍珠。再把鼠标拉下来，在猫本来矫健的肚皮上向外增添了一道线条，让夸大后的肚子从侧面凸现出来，再把原来的线条轻轻抹去。

这样，一只温柔的孕妇猫就活灵活现现在彩色的电脑屏幕上了。

韦迪并没有因为这个夸张的创意而激动，他修长白皙的手一直在电脑台上冷静而紧张地挪动。除了完成一件工作的轻松，没有创作的快感。

设计部每天都要出无数份平面设计稿，淘汰率近乎百分之九十。首先要过的是设计总监的关，然后再是客户。有时一个产品的外包装设计，在方案制定后才进入电脑操作这一程序，但往往都要出好几份稿，让客户有挑选的余地。

创作人员投入激情创作结果通常是吃力不讨好。客

户不接受而自己忽发奇想，结局是乐极生悲，必走无疑。韦迪这个阶段的危险期早已过去了，要做自己心爱的事情，10小时以后回家关上门干。

总监王敬德从玻璃门那边闪了出来。

他的行踪永远那么不可捉摸，像一只常常敏捷地躲在暗处的老鼠，俟机出来即张牙舞爪，令偷懒的员工猝不及防。

他为自己发明的这种机智与果敢津津乐道。所谓管理出效益，他去香港受训了3个月，这是其中的一个收获。

韦迪常常希望有哪一种化工产品的吉祥物由他设计，他会毫不犹豫地启用老鼠这种东西，无需再查找什么资料，只要把总监的尖脑袋、尖嘴巴、尖下巴和上齿外向型的一排细牙客观地套进鼠头里，为首那两颗今生今世绝对无法磨钝的尖门牙稍微突出，再架上一副他崇拜的“庄逊”牌无框眼镜，便是一个透明度极高的仿进口名鼠牌子。

王敬德站在韦迪背后良久不发一言，韦迪像往常一样佯装不觉，由他看完屏幕后伸出那只女人一样尖细秀气的手指指划划，评点一番，抑或是干脆地用签字笔的帽子敲敲设计师的肩，自信地说：

“老兄，这种东西怎么拿得出来见人的，让它以最快的速度在我眼前消失！”

这一次总监在背后长时间的沉默令韦迪感到异常。他主动地倾侧身，转头仰视着总监眼镜下的鱼泡眼，直至王敬德开口。

“喂，韦迪，这猫不错嘛，我想等你做完后才正式告诉你的……刚才市医院打来电话，说你奶奶半个小时前辞世了，让你去……”

韦迪嗖地站了起来，他的脸变得离王敬德很近，彼此的气息都可以感受得到。他因为个头高的缘故，刚才的仰视倏地就变成俯视。

“妈的……”

他捏着拳头骂了一句，抽屜也没锁就箭一样地冲了出去。

王敬德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他一点不知道这怪人骂的是谁，针对什么而骂。

韦迪的老奶奶年龄已不小了，一个多月前已入了市医院的东病区，享受的全是老革命的待遇，还有什么遗憾的呢。韦迪年届 30 仍未婚娶，老奶奶一走，那一套三房两厅就全是他的了。

陈奕在旁边听着，说：“惨了，没准韦迪要搬家了，虽说他是革命后代，但政府没理由让他一人住一百多平米的……”

韦迪叫了出租车赶到医院，距奶奶断气时间已经有一个半小时了。

他再一次讨厌广州，这是一个让你绝望得如同堕进一个四壁陡滑的万丈深渊，往往在你挣扎着攀援时，上面不是盖了顶，就是一块巨大得足以令 10 人致命的大石迎头滚下来……

首先有人与他争“的士”，好不容易坐了上去，司机



说他要交班，市医院他不过，拒载。他一拳打在驾驶室与后座之间筑起的防劫网上，流了许多血，司机仍是不为所动，抱胸坐在驾驶座上，兴幸地说：

“看来我的防护网没有白装，对付你这种疯子最好！你再不下车我就呼总台叫打劫！”

韦迪二话不说打开车门跳了下来，跟这种人是没法说的。他扬起手去拦截另一辆红色的出租车时，眼泪无声地从脸上流了下来。

急的时候，有钱也坐不到车，后来坐上去了，又在农林下路塞车，最后那一段路是韦迪自己跑着走的，一路跑心里一路哭，总觉得对不起奶奶。

她一个人躺在太平间里，白布蒙着头，很孤苦。

想找一个道别的人也没有。

但奶奶真的是很体谅他，走的时候悄悄的，没有一点痛苦的痕迹，让孙子安心地工作，不用终日把他困在病房里。

见到奶奶的时候，她两只眼睛已紧紧地合上，神态很安详，像心满意足的样子。

这么多年来，她已经孤独惯了，儿子儿媳早死，白头人送黑头人，大风大浪里走过，参透了一些做人真谛。做任何事，无论是得或是失，都那么从容，包括死这件事走到了尽头的事。

韦迪在很小的时候就经历了父母双亡的惨剧。首先是父亲患癌症而逝，其后不到两年，深爱和依赖丈夫生存的母亲也因为思念过度郁郁而终，她的生理因为精神的崩溃而失去免疫力，且厌食，甚至抗拒一切营养的流

人。那一年韦迪 13 岁，他记得母亲蒙着白布的尸体干瘦得不成人样，像两根青黄的细竹并排地放在一张巨大的床榻上，没有一丝一毫的立体感，像一张平面的标本，全然没有女性的凹凸起伏。她的神态如同一场大劫难后的彻底解脱，令韦迪刻骨铭心。

不知是不是那时韦迪仍小，抑或是有奶奶在身后为他支撑着，依稀觉得当年的痛感还不如今天浓烈。虽然他绝不会像 15 年前那般失声悲哭，但整个五脏六腑像在一瞬间被人挖走一样，割痛与空洞。奶奶的样子越是安详，他越是悲恸。

她这副样子一定是做给自己看的，她知道韦迪在这世界上的最后一个亲人——她自己，已再无力留在他的身边，看着他怎样过下去，也知道孙儿这 15 年来已习惯了有一个人坐在家里等他回来，习惯有人聆听他在外面的遭遇，习惯不开心时有人给他一些抚慰与提示，习惯有人在夏天熬胡萝卜猪骨汤和唐葛菜褒生鱼。是故她想给他留一个好印象，让他觉得她不过是任性地离开一些日子，他就不会觉得世上只剩下他一个，太寂寞。

奶奶衰老但仍然留有美丽痕迹的五官所展现的，以及细密皱纹所绽放的，都只是一个信号——韦迪你并没有失却什么，我此去真的很快乐呵。

然而韦迪仍像地球撞火星一样，天旋地转，世界末日。

他的两手死死地攥住带活动轮子的铁架子床，头无力地垂在两肩之间，高挺的鼻子距奶奶血色褪尽的白脸很近很近。

他似乎仍听到她轻微的鼻息。

一双很温柔的手捏住他的胳膊拐弯处，恳求地轻摇了两下。他没有抬头，他知道那是一直照顾着奶奶的小护士何玲玲。他不予理会，仍旧固守着自己的姿势。

这只光滑白皙，没有任何一种质地的戒指作饰物的手又再重复摇了摇，娇柔的女声说：

“韦先生，请节哀，你奶奶已经死了，护长催你过去签名呢……”

韦迪仍没动，他固执地说：

“我奶奶还没死，你没见她仍在呼吸吗？你看她胸口仍在起伏着……”

何玲玲一点也不恼，她迎着帘子后面射来的光线，看着韦迪侧面鲜明无比的轮廓，禁不住生出比一般同情更为深刻的关怀。她的手不自觉地在他的胳膊转移到他高高的脊背，轻轻地，一下一下地拍着，无声地安慰着。好像眼前这个比她年长好几年的大男孩，不只是才认识一个月的病人家属，而是彼此维系了多年的老朋友。

韦迪终于明白到奶奶真的已远离人世，他大滴大滴的泪和汗顺着惨白的脸颊滚下来。他呼的一下把裹尸的白布重新覆盖上她的脸，脑里闪过的已不是一道白光。

是一道红光。红布盖上了奶奶的头。

他不发一言，不正眼看看身边的一个人，兀自向门外走去。

这一个月来何玲玲一直喜欢看他从病房离去的背影，那样高大、挺拔，是南方人不多见的俊伟身材，今天的他耷拉着脑袋，颈背向前伛着，两条腿像灌满了铅

——何玲玲只能拿看过的琼瑶小说里千篇一律的字句来形容与比喻一个暗自喜欢上的男孩子。

韦迪把该办的办妥后，缓缓地走出医院，他张了张干涩的嘴，在心里说，奶奶你的灵魂，跟我归家罢。

在门口，奶奶原单位的人还未走，想先把他送回去。他拒绝了，年纪轻轻的何须人照顾，他跟他们一点合作的关系也没有，奶奶贡献过是奶奶的事，他无功无由的绝不受人半点恩惠。

他去公共汽车站坐专线车，一块钱就可以坐到楼下，挺方便的。现在不知是什么时候了——他从不喜欢戴表。只觉得悲伤过后的肚子有点空荡荡的，但胃一点不想进食。他乏力地倚着车站红白相间的铁护栏，感到夏天的光线越来越浓烈了，像誓要把人身上的水分全部抽掉似的。这样渺渺茫茫地等一辆可载他与奶奶灵魂的空调大巴，一转头，看见何玲玲捧着一个白泡沫盒饭一路朝他跑来。

“都快两点了，才想起你还未吃饭……在医院旁边买的，还热手的呢，赶快吃下去吧……”

看到何玲玲喘着粗气，额上和鼻尖沁着小汗珠，韦迪有点儿感动在心头。

仅是感动而已，他对这类年纪太轻的小姑娘是从不动心的。所以在他隐隐觉察到这个女孩子一直在尽力讨好自己和奶奶时，开始有点瞧不起，到后来听到奶奶有意无意的赞许，才对她客气起来。一个人无缘无故对你好，姑且勿论原因，总是一种善意。

他接过盒仔饭，谢她，并从裤袋掏出10块钱递过去。

何玲玲坚决不要，说太琐碎。他便老实不客气地放回口袋，免得在大街上粘粘糊糊的。

他并不想吃那饭，就用手举着，说要回到家再吃，何玲玲便倚着他身后的栏杆，和他并排站着说话。

“你走也不打一个招呼，我以为以后再也见不着你了……”

他挤出苦笑说：“广州又不是太大，有缘份的话终会见着的。”

“以后……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比如亲戚朋友有病要找什么的医生，只管到医院来找我好了，嘞，我的电话……”

何玲玲把早已写好的电话号码递给他。

他接过来，顺手塞进口袋里，随口说：

“我哪有什么亲戚朋友的，就有同事，但彼此不太帮忙，只是上班，下班，客客气气的……不过还是谢谢你，感冒的话我会来找你的。”

以他的身体，一年没一两次会感冒。

何玲玲有点失望，她原以为他也会留给她一个电话的。正在犹豫着该不该开口问，车来了。

韦迪礼貌地再次向她致谢，便一步跳上车。

“拜拜。”他在车上向她挥挥手，没有一点笑意。

“拜拜。有空给我电话……”

何玲玲很沮丧，但她仍是站在原地，直到车子在前面路口拐了弯，她才缓缓转身离去。

韦迪回到家中。

掏钥匙的那会儿，手仍在颤着，正在摸索的时候，左手一酸，盒饭整个翻到地上。

“妈的……”

他骂了自己一句，找着匙孔插了进去，转了3下才把保险栓打开。

他跨过满地的饭走进室内，回身砰的把门关上。

那些鸡翅膀、糖醋排骨和茄子留待今夜的老鼠去舔净吧，无须打扫，只是别让何玲玲知道。

他坐在沙发上，环视了一下家，觉得它空荡荡得无边无际，有一股阴气在阳台与洗手间的过道上诡秘地流动着。

以往只须按按门铃，便会有慈爱的声音应着，细碎的木底拖鞋声从远而近，门一开，是奶奶特有的既忧郁又快乐的容颜。

这样美好的女人就这么快地走过了青春走过了诱惑走出了忧戚走进了宽容，直至无欲无求地离开人世。

韦迪不敢走进她的房间，却不慎瞥到她钢琴上的相片座架。

照片已经发黄，经过现代摄制技术的加工点染，那个三十年代南方城市摩登女性打扮的年轻富家小姐的模样仍熠熠生辉。大而长的凤眼，细长高挑的黛眉，尖尖的下巴上描得浓淡均匀的嘴唇以及笑容轻绽时皓白的粟米型牙齿，还有左腮边的一颗淡黑色美人痣，在幽暗的光线中也明晰得如同活生生地凝视着韦迪。

“奶奶……”

他扑到琴边，用手指轻轻抚着照片上的那个美貌女

子，眼泪再度如热泉般涌出。

暮色慢慢从窗帘子里溢了进来，正厅的四个角落都像被水晕染化成朦朦胧胧的一个鹅黄色的圆，拢合韦迪、钢琴和发黄的照片在其中。

整个下午韦迪的情绪仍然难以从哀伤中突围出来，除了把自己浸在一片与奶奶同在的氛围中，他觉得已无事可做。

一连几天公司都不见韦迪回去，也没有他告假的消息，总监便拨了一个电话到他家。

“年轻人要以事业为重，你祖母可算是寿终正寝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公司有义务关心员工，虽然是隔代亲人的丧事，也体谅你是个孤儿……”

“那我太感谢公司了。”韦迪淡淡地说，“没有人需要什么帮忙。”

王敬德马上说：“如果你自己可以处理的话就抓紧时间处理，因为你的那几份稿子的客户在追，且点名要你一手一脚完成……”

韦迪不等他说完，啪的一声把电话挂了。

就当是自己炒自己的鱿鱼吧，这个公司已令他生厌了。虽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到别家去也一样是利字当头，不乏虚情假意，但现在的心情就是没法干下去。

当晚韦迪独自一人去泡酒吧。

在灯光迷蒙的一个暗角，韦迪浑身酥软地瘫陷在双人沙发里，他叫了一整杯苏格兰威士忌，就着奉送的一小碟花生米和炸薯片一口一口地喝。身边的每一张圆桌，都有情人或临时组合的男女在相拥相醉，唧唧私语。旁

边的一个穿黑色低胸肋架上衣的女子，不时被嫖她的男人捏弄出尖声尖气的浪笑，然后不断扬手叫侍应及时“补水”。

唯独韦迪一个单身男子，在这样的夜从9点一直坐至凌晨。中途当然不断有“鸡”过来挑逗，搔首弄姿地献媚，极尽诱惑。他动也没有动过，除了喝进去的酒把皮带撑得崩紧外，什么感觉也没有。

不知是不是因为他仍是个处男，不懂冲动，还是他的卫生观念武装了他。这种欢场女子只能让他恶心，身体接触后，总觉会无法把自己洗涤干净。

将近两点他才醉薰薰地离去，踉跄着站在马路当中，像只黑色的山鹰一样张开双臂拦截“的士”。午夜行车的司机都怕遇到这类人会搞事，纷纷空着车绕过他，一连几辆都不停。

韦迪很伤心，只怨爹死得早，生前他是交通大队的副队长。

凄清的夜风中，他的额头和鼻孔开始发热，头霍霍地疼。很想买几颗“必理痛”或“百服灵”，药店都黑黑的关着门，连那间号称24小时服务的便民药店的小窗也关上了。他只有沿着人行路向家的方向慢慢地走，来到东山口，明明要向西行的，却神差鬼使地向了东，一直走到奶奶诀别尘世的那间医院。里面的急诊室灯火通明，令时冷时热的他感到温馨极了，什么也没想，就像一头受伤的狼，慌不择路地撞进去。

“先探热，再挂号！”一个护士大声地说。

她的整张脸都诡魅地躲藏在惨白的大口罩里，只露



两块镜片在日光灯下闪着冷嗖嗖的光。

韦迪从远处看她，有点儿害怕，以为惨白的纱布便是她的肌肤，怎么这人没鼻子没嘴巴的？

“拿探热针，交10块钱押金……”

她嚷着，手一扬，一道银弧从她手中掠过，直刺刺当胸戳来。

“不，我不干这个……”

他惊恐地用手一挡，探热针咣当一声摔到地上，断的断，碎的碎。

“你这人怎么了？喝成醉薰薰来这儿发酒疯不成！”她指着他厉声责骂。

搞不清这年头花钱看病也这么受气。有钱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开个服务一流的私人诊所，高薪聘请全国有名的内外科大夫。韦迪这会儿忽然变得思维清晰起来。心里暗自盘算着要花多少钱才做得成这件事。他突然想起何玲玲，没准他会撬她过来当护士长，她态度不错，有前途。

“我是来找人的……”他一本正经地盯着那个因为丑陋才把脸包起来的护士。“我找东病区的何玲玲。”

护士厌恶地疑惑地看着他，良久，才压着火气挂内线电话到住院部。

顷刻，何玲玲就在散发着来苏味的通道那一端出现，白色的高跟鞋笃笃地敲着冰冷的水磨地板。见到他，惊讶之余快乐无比地叫起来：

“韦迪，是你找我呀，怎知我今天值夜班的？”

“你不是让我有病就来找你吗？我现在有病。”